

自暴的西班牙

自 豪 的 西 班 牙

孔絲丹西雅·莫拉著

朱 昆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Constancia de la Mora

FIERE ESPAGNE

根据 Editions Hier et Aujourd'hui

Paris, 1948 法譯本轉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套号1324 字数312,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13 $\frac{9}{16}$ 插页3

1959年7月北京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定价(3)1.25元

CAG43/07



作者像

目 次

第一部(1906—1931) 專制时代的西班牙.....	1
第一章 童年.....	2
第二章 婚姻.....	53
第二部(1931—1936) 西班牙醒来了.....	113
第三部(1936—1939) 保卫共和国.....	225
結束語.....	423
后記.....	431

第 一 部

专制时代的西班牙

(1906—1931)

第一章 童年

一九〇六年一月。——我生的那天，馬德里的天气似乎很寒——冷。在我家附近的法院廣場上，好些乞丐蹲在沙兰薩斯教堂的石阶上，被瓜达拉瑪山^①上刮来的寒风吹得直打哆嗦。这股风真是所謂“吹不灭蜡烛，却吹得死人”。我母亲躺在路易十五式的床上，床前挂着藍色大花朵絲絨幔，挡住这股要人命的寒风，屋子里暖和和的。她安靜地休息着，一个胖胖的老稳婆和一个家庭医生在她身旁殷勤小心地照顧着。我家的房子装有暖气設備，这在当时說来是极为稀罕的。

隔壁的屋子里，我父亲不安地来回踱着方步，心里想着快要出世的传种接代的他的儿子。

我父亲，日耳曼·德·拉·莫拉虽然还很年輕，但是已經当上馬德里最大的电力公司，“联合电为公司”的經理，这样一个令人羡慕不止的职位。他錢掙得不少，而且还享受着他父亲遺下的一笔小小的遺產。今天他想的可不是他舒適的境况，他想的是唐·安东尼奥·摩拉的女儿孔絲丹西雅将要生下第一个孩子，这件事本

① 瓜达拉瑪山，在馬德里附近西面，馬德里人說山，就是指瓜达拉瑪山。

身对西班牙将会发生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唐·安东尼奥·摩拉是当今西班牙国王的亲信，保守党党魁，并且还当过几任内阁总理。

我父亲听到从隔壁屋子里传来的呻吟，他紧紧地拿着我母亲的相片良久地凝目注视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挺直身子坐在一張花园凳子上，身上穿着一件細蜂腰的連裙衫，头上戴着一頂綴着紫罗兰花的寬边帽子。照片与本人并不相似，光綫也暗了一些，但是它依然透露着我母亲溫柔秀丽的姿色。尽管大得可怕的帽子遮盖了她的脸，背后的布景和仿大理石凳子俗不可耐，可是人們还是可以看出照片中人有着—对黑眸子，笔直的鼻子和柔潤的肤色，微微下垂的厚下唇，圓潤的胸脯和肩膀。

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由爱情結合的，这在当时，对那样門第的家庭說来是很少有的。幸而我母亲作为一个賢妻应有的品德她都具备。她性格溫柔，出身望族，又长得相当漂亮，你說对她还能有別的可要求嗎？唐·安东尼奥和她的虔誠的夫人一直是关心女儿的，让她受到很牢靠的宗教教育。而且为了充实她的“教育”，他們还特地把她送到巴黎圣心堂修道院去住过一个时期，这是当时对她那样年龄、那样門第的少女最时行的做法。說实話，我母亲出嫁时，並沒有給夫家带来大宗的奩妝，因为唐·安东尼奥是当时少有的廉潔政治家，这点連他最恶毒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認。事实上，我父亲也很滿意他自己选中的对象。此刻他正意味深长地思念着他自己挑选的妻子，思念她就要給他生下来的儿子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前途。

房門开了，医生出来告訴他我誕生了。

父亲微微地有些失望，走进屋子来，細細端詳新生的小生命。她哭着，四肢乱动，混身通紅，头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棕发，最后他微笑起来。这孩子究竟是自己的。这样也許更好些，先来女孩，后来

兒子……。後來好幾年，爸爸和媽媽一直熱望有個男孩，而男孩卻來得很遲。在他出世以前我母親就在這同一間屋子裡，同一張床上一連又生下三個女孩。

我的奶娘是路谷小村子的人，她把自己的孩子丟給她的丈夫照顧，自己來我家喂我奶。她喂我奶也就養活了她一家人，加里斯的貧雇農在漫長的冬季裡工作是很少的。她來到我家也是及時地救活了我的一條小生命，因為我母親不能自己喂奶，而用奶瓶喂我費了很大勁也沒有成功。

我的奶娘抱著我到沙蘭薩斯廣場散步的時候，身上穿著綠色綴著赭色花邊的絲絨外衣，倒也顯得有些風姿。我們的出現往往會引起過路人的注意。有些過路人走近來，好奇地要看看唐·安東尼奧·摩拉的外孫女。我奶娘不止一次地借口怕人驚醒我，把我用被單遮起來，其實她是不好意思把這樣的丑物讓大家看。

二

我不到四歲的時候，有一天早晨，我母親走進我們的臥室來，給我們介紹一個愛爾蘭籍的新保姆，娜拉·華爾希小姐。華爾希小姐一句西班牙話也不懂，我們家裡也沒有人能說一句英語。幸亏華爾希小姐沒有什麼嚴重的壞習氣和缺點，因為這以後的三年中，我母親把我和我的妹妹瑪麗珠完全交給了她照顧。我母親一直沒有決心學習英語，而華爾希小姐也一直沒有學會足夠的西班牙話可以同我母親交談。我們的教育所以進步慢，她無疑是要負一部分責任，但是雇個保姆來照顧孩子卻是當時十分時行的風氣。我們和華爾希不能不交談，所以逼得我們在幾個月內就學會了英國話。不過我們講的英國話帶着很重的愛爾蘭土音，和那個美麗的愛爾

兰島的农民說的話很接近，可是与英国的紳士淑女講的話却大不相同。我母亲却始終沒有发觉这一点。

娜拉小姐不是独自一个人来到馬德里的，她是和她姊姊，一个小学教师一起来的。她姊姊看管瓦尔德斯·福里家的和我们年龄相仿佛的两个女孩子。我和瑪丽珠常同她們一起到我家附近，首都最漂亮的加斯特拉那大街上散步。四个女孩子走在前头，两个保姆聊着天跟在后面。那时候，“上等”家庭都雇有保姆来教养孩子的。我們每天散步两次，只有散步时候我們才不大說英国話。英国保姆和爱尔兰保姆之間老有些妬忌对壘的事情发生的，孩子們也跟着学。这种敌愾的起因往往是由于各人照顧的孩子們的年龄大小，或者各人的东家地位的高低。我还記得有一次我們同安德斯家的巴基泰和貢苏洛吵起架来，但这还不如說是我們的“小姐”們吵起架来了。我已經記不起她們的“小姐”为什么要瞧不起我們的“小姐”的原因来。以后有好几个年头，每次我們散步时碰上了她們，我們就故意轉过头去，而她們死盯着我們，看着我們这几个仇人走过去。虽然我們是亲戚，可是什么也不能減輕这种暗斗，保姆們彼此对立毫不相让。

我母亲的长兄，莫尔特拉伯爵，也就是未来的摩拉公爵，娶的是安德斯伯爵夫人的妹妹。因此他占有安德斯家族巨大家产的一半，这笔家产是靠古巴一家大啤酒厂掙来的，虽然大家都不明說。

这些冠冕堂皇的头銜常常很能打动老远从爱尔兰和英国来到西班牙从事教育未来的公爵和伯爵夫人的“小姐”們。其实这些头銜在耳朵里听来虽然很响亮，而实际上已經不那么威武了。时到一九一二年，西班牙貴族階級已經有些混乱了。只有极少数的貴族还能保持他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气派。比方拿亚尔勃公爵來說，就只有二十来个貴族堪与他匹敌，可是同他并起并坐。这些少数几

家西班牙大貴族終日鑽在馬德里俱樂部或夜總會里消磨時光。他們擁有土地，橄欖種植園，靠自己莊園里困苦顛沛的莊稼漢替他們干活來供養他們揮霍。

這些大貴族在私下里把國王也不過看作一個暴發戶。在他們背後正興起一個新的社會階級。這是西班牙新近才緩慢地走向工業化的結果，西班牙到那時差不多還是個封建國家。不少銀行家、工業家、大公司經理們的子弟往往娶個沒落的貴族小姐，或者花錢買個貴族頭銜（這對王室說來是個最好的生財之道），或者設法恢復已經作廢的舊封號，來光耀門楣。這一個用鈔票買來的新貴族頭銜的人，只要能博得國王的歡心，也能在宮庭里和舊貴族一樣受到渥遇。

我的家庭在這一點上，也僅僅在這一點上，和別人家不一樣。我的外祖父一向公開藐視這些頭銜。國王好幾次要賜他一個爵位，可是他拒絕了，他寧願做個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不願賣弄什麼新封的爵位。他的幾個兒子却同他不一樣看法。例如唐·安東尼奧剛落葬，我的舅父加勒利埃就變成了摩拉公爵。

在西班牙比方說象法國那樣的小資產階級，是沒有的。在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只有一個“既貧困又死要面子”的階層，這個階層差不多純然是些丟掉差使的小官吏。

我不大記得，我小時候是否有人告訴过我，我是屬於特權階級、有錢階級。但是在領會這個名詞的含義以前，我早已知道我是屬於特權階級的。

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和瑪麗珠穿了媽媽說是“最時式的”蘇格蘭呢漂亮裙衫，在加斯特拉那大街上花枝招展地走着。我妹妹走在我身旁，她圓圓胖胖的真是逗人喜愛。她頭髮梳着幾個螺旋形的圓圈，顯得特別標致。突然，一個街上的野孩子走攏來，這孩子

又骯髒，穿得又破爛，把我們吓了一跳，我們急忙往边上躲閃。保姆抓着手，可是那孩子霍地弯下腰去，在树脚下撈起一团爛泥朝我們扔来，嘴里辱罵着就逃走了。我們脸上，漂亮的衣服上一下子就被泥土踐得斑斑点点，但是这倒没有什么关系。問題是我从这孩子的眼光中看到了仇恨，使我难过得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

三

在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里，馬德里各家电影院都放映耶穌受難的影片。我那时大概已經有六岁，祖母杜娜·雷希娜·德·阿巴尔加决定請我們看場电影。她在城里最講究的电影院包了两个包廂来招待她的三个大孙女和一部分佣人。我們，我的两个七岁的堂房姊姊和我，由女裁縫乐拉和拉費拉夫人帶着一起去看电影。拉費拉是斜眼，她是我們的女教師。我們的开蒙，都是她教的，我母亲叫她是沒有窩的鳥儿。另外还有我祖母的近身侍女和一位女管家。我們帶了几个热水壺，里面装着牛奶，这是給孩子們喝的，另外还帶了几个磁罐，里面装着一种与其說是水不如說象酒的飲料，这是預备給大人喝的。

我們在电影院里哭得一直到声嘶力竭。回到家里，我似乎說了一句什么話，使家里的人很感动。后来家里人当着客人面，老用縱容孩子的神气提起我這句話。我小时候是个富于感情的孩子，这张耶穌受難的片子曾深深地打動过我的心。

我母亲說我已經到了可以領圣体的年紀了。为了領圣体，我必須先做懺悔。我記得媽媽把我叫到房里，叫我跪在她的跪凳上。我有些害怕，眼睛盯着大花格子的厚絨幔和仿路易十五式的紅木家具。媽媽對我說：“現在检查你的良心吧。”

我是身心发育很平衡的孩子，对神秘观念不大有兴趣。我觉得我母亲是在要我做一件真正非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最后总算靠了我母亲的帮助，我找到一桩罪恶，因为至少要有一桩罪恶才能去做懺悔。

我由娜拉小姐陪着去見罗皮奧神甫。他認為我的罪行太輕，把我母亲找了去，問她是不是真正教我过怎么检查良心；关于台灯的事說了一句謊話是不能算作一桩需要懺悔的罪行。

可是几个月以后，我却真正犯下一件罪行：

我們常常散步就去找娜拉小姐的姊姊所照顧的瓦尔德斯·福里家的小露露和倍倍，和她們一起玩一玩。那时她家刚生了一对孿生女，我們的“小姐”就帶我們去看这两个新生的嬰兒。他家刚雇到两个奶娘。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奶孩子，一回到孩子的游戏室里，我們就模仿起刚才看到的事情来。我們的保姆們一直忙着聊天，沒有注意我們。可是过了一会，娜拉小姐瞥了我們一眼，瞧見了我們所做的事情（其实我們倒也并无邪念），吓得大叫起来：“你們这些孩子啊，你們犯了滔天大罪了！你們得去做懺悔！”

我吓坏了。我們当中沒有一個人懂得什么是滔天大罪，也沒有想到我們为什么这样就冒犯了上帝。瑪丽珠硬說我們这一下一定会进地獄，露露和倍倍比較乐观，說我們最多也只会进淨罪界^①。

第二天，我們两个虔誠的“小姐”把我們領到佛洛尔街耶穌教会罗皮奧神甫那里。罗皮奧神甫早已指定为专听我們懺悔的神甫了。我應該說实話，他倒沒有把我們認為作了大孽，念十来遍圣母經和天主經就算贖了罪。本来我們以为要受到极严厉的处罰

^① 据《聖經》所載：凡在人世犯罪不大的人，死后灵魂先进淨罪界，然后可进天堂。

的，这一下我們安了心。

四

到了夏天，誰也不住在城里了。所謂“誰”不过是說有排場的闊人罷了。他們天刚热就急急忙忙的逃开了京城去避暑了。

當我們还很小的时候，我們是到桑丹特尔，祖母家去过三个月的暑假的。祖母有一片土地，一个很出色的庄园，叫做馬泰。她自己从来不去的，甚至連到都沒有到过，虽然这地方离馬德里只不过九十五公里。我父亲年輕时候曾騎馬去过一次，他談起那次旅行来把它說成象冒了一次大險似的。离那里最近的火車站是塞哥維亞，相距有十八公里。

我大約四岁光景时，有一年夏天，爸爸妈妈决定到那里去。媽媽很喜欢那里的风景，爸爸馬上在那边着手盖一所房子，和馬棚、車庫。未完工前，我們搭篷帳露營。白天我們住在大帳篷里，晚上我們歇在賬房家最好的屋子里。后来，等到什么都弄整齐，我們还是到海滨去渡过了整个八月份。这倒不是因为加斯第里亚省的太阳太炎热，只是因为媽媽在乡下住了一个星期厌烦了，一定要換个地方才行。

有好几年，我們每年都到薩罗茲去避暑。这是个很时髦的海滨，离圣塞巴斯顛不远。我們住在全城最“漂亮”的旅館里。这家旅館的經理，白林崇夫人，是个法国人，为人頂和气，头发染得漆黑，胸脯非常丰满。那地方有不少旅館，其中有一家，它的房間还要舒适而价錢反而便宜，但是它开设在村子里的廣場上。我們难道会到那样的旅館去住嗎？我們向来是只挑最时髦的旅館住的。

一到晚上，小小的廣場上，音乐亭周围就熱鬧起来了，汽車司

机和一些避暑客人的僕人都随着巴斯格轻松音乐的旋律，杂在当地人当中跳舞。这些消遣在白林崇夫人的客人，在海边那些摆阔气的别墅里的常客们看来却是最俗不可耐的玩意儿。

虽然要花上二十年的时间，我的反抗精神才滋长成熟，但是早在我做小姑娘时，这种反抗精神在我心灵上已经撒下了种子。我相信正是在萨罗兹，这股反抗精神开始萌芽了。我还记得很清楚正是那时候，我所属的这个阶层在我心里触起了一股厌恶心情。萨罗兹所接待的几乎全是西班牙贵族的典型代表人物和一些驻紮西班牙宫廷的外交使节。这些命运的宠儿烦闷的情绪象乌云一般籠罩着整个小小的避暑胜地。

上午到海滩上玩一玩，下午到别墅的花园里同那些冠着全西班牙最响亮的姓氏的孩子们玩耍，那时已在叫我感到难以形容的厌恶。我对那些凡卡、勃塞泰、桑托那、卡斯特、波尔太哥们一点友情也没有。我这种幼年时代的印象一直保持了好多年，直到我长大成为一个妇女，一个真正的西班牙公民为止。如果不是那样，那末我决不会一直记得这样清晰的。

五

我的祖母杜娜·雷希娜在一九一三年夏季去世。第一封电报拍来叫我父母快到桑丹特去，收到后没有几天，又来了一封电报，报告祖母已经逝世了。

我对祖母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只记得她风度矜持高贵。她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这一点是家里人常提起的，我也记得很清楚。

那时，她的再醮丈夫，即我的祖父，唐·日耳曼·迦马佐正当

着大臣。有一次我祖母被邀請去參加宮庭的宴會。她受到這種邀請已經不止一次，但是這次她是無法推辭了。

她穿了一件莊嚴的黑色連衫裙到了宮里。她稀少的出現，她的美貌，她的高貴氣派，引起了全場人的震動。告別時，太后問她晚會是不是過得很愉快，祖母回答說：

“是的，陛下，很愉快，太愉快了。可是以後如果我辭謝您的邀請的話，請您多多原諒。”

那時大家認為亨堡的瑪麗—克莉斯蒂娜太后的王宮是全歐洲最使人生厭的王宮，而我祖母卻還嫌它太浮華太熱鬧。

我父親在我祖母死後決定搬出來另找一處更寬大更現代化的住宅。他從我祖母那裡繼承了薩拉曼加省兩處莊園。也許是碰巧，也許是律師出的力，反正事情弄得很稱心，分家時馬泰歸到了我們的名下。

我誕生的那間房子分給我的大伯父，他本來也很想分到馬泰那處產業。我相信他對此是有些不痛快，也許這是我們搬家的真正的原因。

我們住到外祖父外祖母，唐·安東尼奧和杜娜·孔絲丹西雅的家來了。這是一所很漂亮的房子，地點就在雷蒂羅公園附近的萊爾特街。我外祖父死後，這條街改名為安東尼奧—摩拉街，房子的樓下一層改為紀念館。說到這裡，我記起一件事來：紀念館開幕那天，我外祖父生前友好在房子旁邊立了一座半身塑像。當時的獨裁者普里摩·德·李維拉下令不准舉行揭幕儀式，半身像就一直遮着布放在那裡。有一天他的一個小孫女一早起床，偷偷地把遮布掀掉，外祖父的紀念像就這樣毫無儀式地揭幕了。

我們住到萊爾特街來的時候，我剛剛七歲。我外祖父外祖母住在二樓。中間是個大院子，種栽着綠色草木和棕櫚樹，四周圍繞

着寬大的走廊，沿走廊有門直通各間屋子。大客廳是全家集聚的地方。大客廳內擺着金漆的笨重家具，每年逢到唐·安東尼奧生日才打開一次。客廳旁邊有幾間臥室，差不多也是終年關着的，只有我兩個舅父，奧諾里奧和安東尼奧帶了舅母從南美來馬德里小住幾天的時候才用得上。我那兩位舅母都是阿根廷人。

客廳對面是飯廳。走廊另一角通向我外祖父外祖母的臥室。臥室裡擺着笨重的雕花紅木家具和柱子粗壯的臥床。臥室旁邊是外祖母的小客廳，直通她私人的經堂，經堂壁上是藍底子畫的白百合花。

我們住在三樓，有一條小樓梯可通四樓。四樓有廚房、洗衣房和僕人臥室。另外還有一間大屋子，裡面放滿着書籍和文件紙張，管家和外祖父的私人秘書就在這屋子裡辦公。

我們只占用三樓的一半，還嫌太多。我和瑪麗珠各人有一間臥室，另外還有一間狹長的遊戲室。室外是陽台，我們可以从陽台上望到炮兵博物院。這所博物院原先是國王避暑的夏宮。我們就在這間遊戲室裡一張小桌子上吃飯。女教師給我們開蒙，教我們識字也在这里。

爸爸媽媽在自己家裡吃飯，用的是自己的佣人，生活是完全獨立的，然而全家生活畢竟不能不以外祖父外祖母為中心。

外祖父已經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他年輕時候從故鄉馬約爾加島來到馬德里學法律。不久他在迦馬佐律師事務所認識了迦馬佐的妹妹，後來就娶她為妻，生了十個孩子。

我外祖父和外祖母彼此說話永遠客客氣氣，仿佛是陌生人一樣。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說一句比較生硬或尖銳的話，但是實際上他們各過各的生活。

我外祖父是我從未見過的美男子。他的銀鬍白髮和莊嚴的儀